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

一 南有嘉魚謂江漢善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是以塵爲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

二 鄭謂君子下其臣民於公卿有臣之辭

下章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

三 鄭引鄉飲安賓釋燕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

解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

四人君敬賢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五臺夫須可爲笠萊草總名

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揔名

六旣以草木言山高大或譏其鄣蔽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山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使爲蔽鄣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

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七 由庚等三詩皆笙歌之亂也亡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八 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亡之事也自

九

孔子年三十餘猶有新宮定詩時亡

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案魚麗豈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

十 以夷狄之數不同則爾雅本有二文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也由王所服國數不同

十一 夷狄稱子男殺爵無子男則稱伯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巳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殺爵一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殺巢伯來朝注云殺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

十二 龍光言恩龍光耀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

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三十】鞗革謂轡首之垂者鸞和見駟鐵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上言冲冲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

駟驖箋云置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鑣
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鑣
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驖已明之

叶 覲禮天子不下堂朝宗與燕燕有迎法
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
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
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
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故燕禮云若四
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鄭[illegible]

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〻遇〻亦不迎燕則秋冬

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箋不醉而出不親醉不出是渫宗毛伏必有據

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書

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也因彼有大燭揔而言之

箋夜飲必於宗室於庶姓辭則止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陳敬仲飲齊桓酒不卜夜

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

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饗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辞與諸侯之讓同

八十 燕樽不屬賓所專唯薦俎二王後異

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illegible][illegible]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

【注】諸侯敵愾獻功有饗賜得專征

彤弓矢子錫有功諸侯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

二十

獻功謂四夷之功弓矢則有功賞賜

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以天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㑊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者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

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

一十七　先言賜弓後言饗蓋先受賜後獻酬

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酬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

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

饗後賜 賜日 別饗

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

[illegible] 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獻盛於食燕
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
大飲賓曰饗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俎
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
於賓早朝而即行禮

四之 毛以右之爲勸鄭以賓受爵奠爲右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
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

之謂也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反位主人答拜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畧言其事故言謂之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右之可明王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五十 既獻酢主人又自飲而酬賓曰醻

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坐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酬賓曰醻也

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六七 嘉魚南山樂賢與菁菁者莪樂育上下異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以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

八十 鄭引秀選俊造進爲育才有漸

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立其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
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

[大光] 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祿多

旣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
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漢書食貨志以爲
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爲
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
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
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

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滿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注六月至常武毛鄭親征不親征異

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
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
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
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
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
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
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則毛意
下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

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

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疏】征伐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急

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傳】戎車載常服謂韋弁服在道未服

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

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

在朝及齋祭君臣多同服鄭唯言在軍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

故彼注云兵服也韋服之者皮爲同類也取相近耳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爲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〇鄭以吉甫獨行故王于爲王曰與毛異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
云王曰今女出征伐以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
也

■毛馬齊色物馬齊力兵車尚力亦同色
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
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
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
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

爲王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
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
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
也

[illegible]侵鎬及方北方地名王肅謂鎬京誤
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
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
[illegible]看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
[illegible]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

是亦從晉是歸來也故知鄉鄙同千里之鄙猶以爲遠鄙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有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八戈

旆即茷字散文旟旐通

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

九

九旗之物名各有屬鄭謂之徽織銘旌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曰爲銘

徽號如 漢城門 僕射所 被及亭 長絳表

各以其物亡則以緇者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皆可以冲突敵陳之前行

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

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皆以啓敵前行

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正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

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制故云同異未聞

二四

毛意玁狁退王先反使吉甫逐之鄭異

我車至王爲憲毛以爲王征玁狁旣出鎬方玁狁

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叙車馬

之盛言兵戎之車旣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

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旣正

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

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太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

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爲萬

國之法受命遂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

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

【二句】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

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

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四句】燕吉甫併及諸友箋傳惟御義異

毛以爲吉甫遂出玁狁遠去中國有功而歸王

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賞賜之福也王所以

毛氏御
訓進也
鄭侍也

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迫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俱飲以盡其歡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采芑

【四五】戎車三千鄭以司馬法　釋之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

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箋】二歲曰新田興宣王新美天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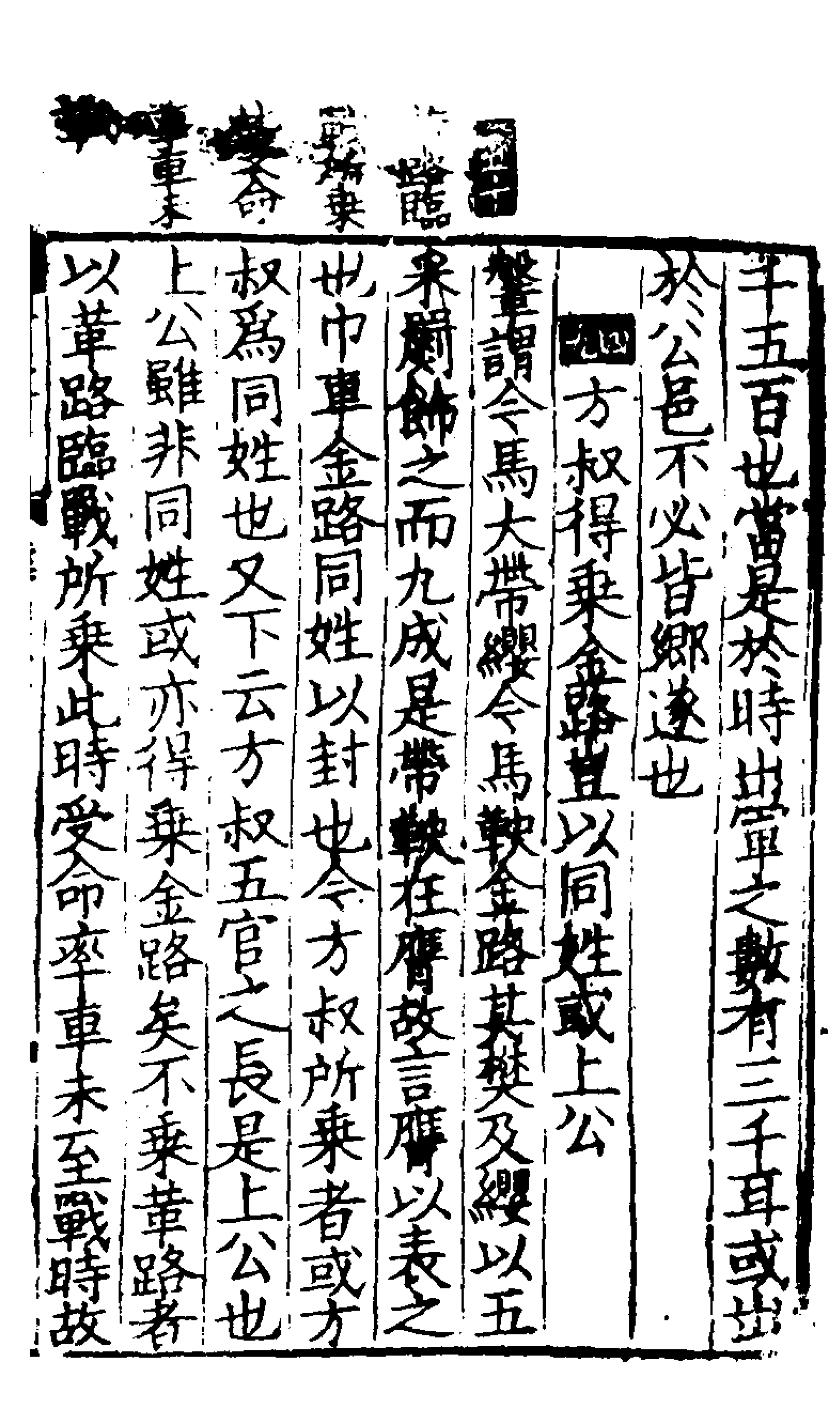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

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
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
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
之也
車三千乘則爲十八軍蓋羨卒盡起
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
者宣王承厲王之亂玁狁內侵衆少則不足以
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
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四八

羨盡起卒不滿三千乘亦遂或公邑

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胥皆盡行耳令以敵強與追胥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一


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方叔得乘金路豈以同姓或上公

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

不言戎車也

一五 三命以上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

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

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

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也

二五 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鄭云皆互言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伐擊也鉦以靜

鐃以止 鐃名鉦 鐲以節 鐲亦名鉦

之鼓以動之[illegible]也鼓也各有[illegible]又
焉言鉦人伐鼓[illegible]千五百人爲師五
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
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正義曰周禮錞鐲
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
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
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
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
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

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
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
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
靜之指謂鐃也凡君進退皆鼓動鉦止非
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
時事也

四五 伐鼓振旅即春秋傳治兵振旅禮同
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
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

[illegible]征伐之時出軍云云　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

[illegible]方叔卿士爲五官之伯故稱老

昔日共吉甫已征獫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老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師故以上公兼之

[illegible]謂復文武境土以文逆意理在不然

正義曰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

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
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
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
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成初武末土
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
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
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
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
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

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
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文王
未得天下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
五八 我馬既同言齊力毛併引齊豪齊足
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
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
五九 傳言田狩似有成文不知所出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大
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

閂衆絹貫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發天子發然
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
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
鄭有甫田正義曰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
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
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
教畢以叙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

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内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槷與此不[illegible]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

蟲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

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

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

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

二六 宣王時未有鄭圃田在東都畿內

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

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

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

王得往田焉

疏金舄達屨即禮之赤舄屨爲通名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

也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

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

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

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

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

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法

舉 學
𥡴 智 積

者也此謂也而曰獲獲獲通名以爲是祭服尊卑
異之耳故履人兼掌履爲
六四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澤宮
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獲餘射在於
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
我舉積是不得射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
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
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
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

主皮是也

疏 傳引乾豆賓客君庖及三殺釋大庖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宫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

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
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
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疏徒不爲徒行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

正義曰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
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
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人輓行所以
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
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

七八人而輂周十五人而輂是會田獵人輓輂以徒行也徒既爲輂者故御爲御馬者

[疏] 以上殺次殺奉宗廟賓客君取其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

故以爲乾豆也

【六八】有聞無聲如違穀七里穀人不知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美聞而無諠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柳留不同所據書異

【六九】戊剛日伯禱謂祭馬祖天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
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
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正義曰
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
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
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
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
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
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牡將乘牡馬故禱

剛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
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
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
十七 傳酌醴為飲酒箋為俎實殽為脯醢亦非俎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
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
酌而飲羣臣以為俎實也正義曰醴不可專飲
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
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

得禽即與羣臣宴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十七鹿鳴等二十二篇小雅正經

正義曰六月序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

毛詩要義卷九第十

毛詩要義卷第十一　小雅鴻鴈至無羊

一　鄭引書天將有立父母義　疏今泰誓文

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大地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二　之子于征謂侯伯述職王使存省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正義曰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

三 侯伯即 州長即 牧一官 有三名 四 其實王 官之伯 承述職

之後遂閒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其實侯

王朝大伯亦王所遣總名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

夫亦出

五　五板爲堵諸儒同唯板雉長短異

使

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

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

亦云板爲

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

鄭據之以敬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

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礼說雉高一丈

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

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是鄭許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六 宣王詩首末不言美其間有美箴規誨刺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褒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

未見終善以隱之

七 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問早晚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旦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此宣王夜起問早晚之辭

八 傳以未央爲旦未艾爲未久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

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
傳言央旦者旦是夜盡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
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
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
艾

九 樹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散則通

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
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
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其散則

庭燎

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

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

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十 箋以艾訓者以不安易爲芟末

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以

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

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

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

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御故知先雞鳴時也未及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十一〕規者正圓之器

沔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經云諸侯不朝天子交相侵伐又讒言

兄弟鬩

姓邦人

將起王矣。楚之欲王治諸侯，爲諸侯皆規王使爲善也。

【註】諸侯不爲流水朝宗，乃如鴥隼飛止。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鴥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出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

鶴鳴

同姓之國及爲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君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四十 鶴喻身隱名著魚喻出處園山喻用人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祈父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其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

十五 爪牙之士責祈父使從役敗於千畝

祈父刺宣王也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

祈父掌
封祈之
兵甲并

[illegible]

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廿七】鄭注若疇圻父為順壽與定本異

書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

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尉
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

【釋】晉地有名千畝孔晁謂在王近郊

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
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
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
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于近郊則
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
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

白駒

九十 欲縶維白駒刺宣王不能留賢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乗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求乆也願此去者乗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塲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乆今朝愛之欲留之

十二 鄭以天地之文交相飾爲賁

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黄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

江有 有沱 舊白 白駒

句 賁 誤

賁 爲

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賁然是也
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
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爲馬之貌

十一 夫婦亦可言兄弟

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
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
也

十二 歸寧於宗與被逐還家皆謂歸宗

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

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没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三六 天子諸侯一娶大夫以下容更娶

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

六

與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
更婚王不能禁

【比四】棄舊求新成不足以富祇以自異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富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

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
惡也

【疏】庶人本無媵云無肯媵媵者男女通稱
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
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
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
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
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
妻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

晉人滅虞[illegible]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無值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

【六】斯干考室毛徒言宮室鄭兼廟寢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

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

【述】考室名成名釁名落亦云藥

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依焉則而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食大夫以落之服虔

云豈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釁之
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
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
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

八九 毛以似續爲嗣續鄭讀巳午之巳
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
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
祖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
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

[illegible] 一本似巳 一本故著

以於穆　不巳爲　不似

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
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
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
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
也

【注】室在北南戶在東西戶猶南東其畝

傳西鄉戶南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
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
東者西戶[illegible]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也故孫毓

云猶南東其畝

【卅三】天子燕寢諸侯路寢皆左右房

【卅三】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

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制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

疏謂西
其戶者
共於一
房偏東

室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

宗廟路寢每室四戶燕寢室一南戶

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豆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

【附考】宗廟路寢制如明堂

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

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
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
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
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
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
云兩夾窻是也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
戶

宣王都鎬此當是西都宮室

鎬營侯　觀洛邑　天子制　宣在鎬　始更侯　制

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營是西都宮室顧命說
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寢
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
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
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
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
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
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

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
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
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
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
制度及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
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
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
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
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

[illegible]文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
[illegible]讀文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
於樂記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
云文廟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
[illegible]明堂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文
[illegible]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
九卅 君子攸芋傳訓大箋云當作幠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芋大也箋云芋
[illegible]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

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

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箋芋讀如亂如此憮

以聲相近故誤耳憮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

此訓也

十四 如人跂翼矢棱廉鳥希革翬飛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

革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

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

子攸躋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四】庭平柱直毛鄭同正冥訓長幼與晝夜異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君臣之長者噦

噦然[illegible]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illegible]
安也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
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故快快然其晝
日居之也焆焆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
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四】禮以莞加蒲明莞細竹葦曰簟
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
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
以司几筵設席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

曰 蒲莞簟 言燕樂 寢內 寢臥笪 同

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
蒲蒻莞細而用小蒲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
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
詩每云簟茀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
之詩室之初成堂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
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
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
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
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

宜莞簟同

【四四】熊羆陽祥虺蛇陰祥其法大人所爲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也箋大夫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

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
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
禨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
大獸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
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
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四】【五】寢之牀尊之裳與璋明先知為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圭

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
卧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
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
成之有漸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
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室家一
家之内宣王所生之子或為諸侯或且為天子
皆將佩朱芾煌煌然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
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
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

細簟以下章之文分尊卑晝夜內外

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簟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外內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

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縈男子之業容無褓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七四〕有非非婦人有善亦非婦人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八四〕褓縛見被尾紡塼

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四九] 六畜各有人牧人主之

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鷄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

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
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
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
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
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
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
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别掌之則蓋擬
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此詩唯言牛
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

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畢

十五 鄭謂捕魚者衆歲熟相養之祥

一五 鄭以中孚三四辰在亥丑釋豚魚與詩乖

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illegible]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illegible]

故變而從其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其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覬彖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illegible] 毛謂陰陽和則魚衆多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

箋無非無儀明善惡統於尊

正義曰儀善釋詁文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一